



王生善與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出

——以《李爾王》為例

陳淑芬 ■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戲劇博士候選人

王生善(1921 -)教授現年七十七歲，一九九七年自文化大學退休，是臺灣第一位執導莎劇超過十數齣的導演。畢業於國立劇專，並在美國堪薩斯大學戲劇研究所、哥倫比亞學院電影研究所深造。王生善教授承襲了以莎劇演出做為畢業演出的一項傳統。這項畢業演出的傳統，被王生善教授帶到台灣加以發揚光大。王生善導演莎劇動機和企圖是莎士比亞的戲劇是很好劇場練習題材。因為莎翁的偉大是超乎時空的，不分國界的，在製作一齣莎劇演出時，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參與劇場的各個細節——舞台設計、演出、燈光、音樂、音效及服裝設計。而此項畢業演出更是被視為是四年來的戲劇教育、實習的高潮，雖然此項演出也僅止是校園裡的舞台演出。

在中國傳統劇場裡，一直沒有導演制度，但是受到西方現代戲劇的影響，中國話劇的演出也有一位導演，主導決策整個演出。這個導演制度是從十九世紀喬治二世·薩克森·曼尼根公爵(1826 - 1914)開始的。他的排練方法及效果，可以從他的劇團演出看到成效，也同時顯現導演制度在整個演出的重要性。薩克森·曼尼根劇團雖是由一群籍籍無名的演員組成，但是在此種導演制度不斷排演之後，演出成效相當具職業水準，因此常年在歐洲各個主要城市巡演。王教授遵循曼尼根公爵導演制度的多項作法，執導他的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出。曼尼根公爵的重要導演理念就是：「全

盤掌握整個戲劇演出的所有細節」及長時間不斷地一再仔細排演。王生善和他的學生基本上每齣戲要花上200小時〔八到十二個月〕的排練時間。在這200小時內，他們先從研讀劇本，寫角色分析報告，然後再開始排練劇本。王生善，不像公爵本身是個畫家、繪圖師，因此所有的場景、道具、服裝，公爵都不假手他人，親自繪製。王氏的莎劇演出中所需的場景、道具、服裝，就由戲劇系的師生共同設計和製作，當時任教於文大的聶光炎負責燈光、佈景、服裝設計，但是王教授仍需全程主導策劃所有演出的計劃，甚至還要鉅細靡遺、深入淺出地引用現代劇場觀念來引導學生。

臺灣初期話劇使用視覺效果，如舞臺設計或使用道具來呈現戲劇場景，舉例來說，用一個獅身人面像代表《安東尼與克麗歐佩脫拉》劇的地點——埃及，或者是以一簡單城堡來點出（表達）《馬克白》(1972)一劇的城堡。這些寫實的現代劇場作法，與伊莉莎白時代的樸實舞臺(a bare stage)，戲劇發生的地點、場景經常是透過演員的對話來告知的，相去甚遠。為了《安東尼與克麗歐佩脫拉》演出的服裝，服裝設計師特別參考了「大英百科全書」中的服裝部份，服裝歷史，甚至是參照當年美國福斯公司拍攝《



▲「李爾王」之一景——「李爾王」是王生善教授在台灣導演的第一部莎劇，獲得極熱烈的迴響和讚譽。爾後他又連續導演了莎翁的悲喜劇與歷史劇十餘齣，為兩岸中國人導演莎劇最多的一位導演。梁實秋教授曾撰文讚譽他是最成功的把莎士比亞搬上中國舞台的導演。

安東尼與克麗歐佩脫拉》劇的服裝造型，不可謂不用心到極點。

燈光是現代劇場所不可或缺的另一元素。燈光與音效是營造戲劇氣氛的重要元素。以《馬克白》為例，《馬》劇是關於謀殺弑主的情節，因此燈光祇有集中在一個顏色——紅色，這個顏色既是「血」的顏色，它象徵意義又同時暗示了犯罪情節。音樂部份更是話劇裡情節發展不可或缺的元素。合適的音樂不但有助於情節推展，更幫助引發觀眾的想像力。

為了豐富中國文化，因此多方吸收西方文化是必然的途徑，而莎士比亞是西洋文化的瑰寶。莎劇除了做為很好戲劇教材外，莎士比亞亦被視為符合復興中國文化的偉大戲劇家。莎劇不但與儒家思想學說

有互相呼應之處，因此作為闡揚儒家思想的範本，如《哈姆雷特》教忠教孝，《李爾王》教孝，《凱薩大帝》教導政治專長，《威尼斯商人》教導如何寬恕妳的敵人，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其昀據說在觀賞1967年《李爾王》演出時，感動流淚，並且引述美國傑佛遜總統的話：「一劇勝讀十本關於孝道的書！」“watching the play King Lear is equivalent to reading ten books on how to be filial.”在感動之餘，張創辦人慨然捐了一大筆款項資助當年度的畢業演出，因為張創辦人以為《李爾王》實在是作為教育年輕一代中國文化最好的範本。梁實秋教授撰文稱讚王生善是最成功地把莎士比亞搬上舞台的導演。胡品清教授撰文說：「誰能比王生善教授更適合

導演『李爾王』呢——那位素以孝道聞名的人子！」

這時期的臺灣莎學學者認為詮釋莎士比亞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純古典的，亦即是依循伊莉莎白時期劇場的演出方式，絲毫不加任何修改，完全按照原劇所寫演出。另一種方式則是在保持原劇精神或內容為前提下，容許導演有加入自己意念的自由。在原劇做任何的增刪，像是柴弗瑞利導演的電影《馴悍記》，不久前剛在臺灣放映過，就很受到觀眾的歡迎，在莎劇原著做任何的增刪，以求注入時代感，對於莎劇被不同時代的觀眾所接受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沒有觀眾，就沒有劇場。

然而純古典的演出方式似乎不是很適合臺灣的觀眾，因為文化隔閡過深。莎劇的內涵與價值雖是世界性的、永恆性的，然而莎劇的歷史、政治、與文化背景對一個臺灣觀眾而言，實在有困難。因此為消弭文化歧異，做為莎劇導演勢必要做某些增刪。因此王生善教授，一方面要忠於原著，一方面要顧到觀眾的興趣，而做了一些妥協，像是給莎劇中的人物角色中文名字，或是加入一些觀眾熟悉的中國民情。當然，基本上莎劇情節對這些戲劇系的學生及一些知識份子並不陌生，但是為了顧及且教育臺灣大部份的觀眾，王教授盡量保持原劇精神，希望藉此激發觀眾興趣，一窺莎劇精髓之一二。

就目前手邊有限的資料看，王生善教授於文化大學時期的最早莎劇演出，應該是一九六八年的《李爾王》。《李爾王》是公認的幾個高難度莎劇之一，要將之搬上舞臺對導演而言，更是挑戰。王生善教

授說：「我們並不局限自己於某一特定演出形式，偉大的莎翁不屬於任何派別，也不屬於任何主義，他的偉大也不屬於任何時代，任何國度。」基於這樣的體認，王生善導演《李爾王》的意圖和藝術理念在於：「《李爾王》的藝術價值不在於表面模仿的維妙維肖，而在於劇中人物心理層面刻劃的真實與逼真。因此在彩排時，我幾度深陷這偉大的巨人—李爾的個性裡，不可自拔。並且希望藉此心靈溝通得到啓發，以求在演出時，得以傳達出此劇的舞臺氛圍與戲劇節奏，企求激發出劇場裡『人生如戲』的幻覺，好讓觀眾的情感，一同沉浸於正在他們眼前演出的悲劇裡。」王生善總共花了八個月排演此劇，並且得到觀眾極大的迴響。

王生善教授是如此詮釋《李爾王》的：李爾不是一個殘忍的國王，祇是過於在意他子女的孝道。李爾被剛乃綺(Goneril)和瑞根(Regan)虛偽的甜言蜜語所欺騙。當他的三女兒柯底里亞(Cordelia)不肯用言辭華麗的語彙，表達出她真實誠懇的孝順時，李爾不但不給任何的嫁妝，並且將她驅逐出境。此一怒舉不但揮斷父女之情，同時開始李爾的悲劇。王生善說我們不但看到李爾的悲劇，同時也看到我們自己的。基於這樣的體認，剛乃綺和瑞根惡毒的行為，同樣令我們感到震驚。

李爾的第一個錯誤是一王權的神聖天職，不是像一件舊衣裳，可以隨性任意拋棄的。李爾在死神解脫他的天職之前，便自行要提前放棄他的君權，這是違反天意的。再者，就王生善的描述，柯底里亞是一位犧牲自我的偉大女性，因此在終場時，年邁不堪、受盡折磨的李



▲ 孫鵬萬在「凱撒大帝」中扮演凱撒一角。他曾因為主演李爾王而與葛學讓、王允崙等三人同時獲聘為中央電影公司的基本演員。是五十年代台灣影劇界的一件盛事。

爾抱著小女兒柯底里亞的屍體，顛仆地走在舞臺上時，痛苦的哀號與哭泣，說明了李爾慘痛的心碎。我們也許要問：「上天的正義何在？」然而《李爾王》一劇所闡述的正義真理，正是經由生命與死亡關口所淬鍊出來最寶貴的教訓。介於生命與死亡之間的選擇，真愛的報償不必要是在生命裡，而是死亡裡。莫非死亡是生命的入口？

基於這樣的體認，王生善在舞臺上，把《李爾王》一劇中的人物角色安排放置在不同的高度上，以凸顯他們不同層次的個別性。舉例來說，在第一幕第一景時，這樣的舞臺位置安排，李爾從他的王位走下來的同時，也象徵性地預示了李爾身份與心智狀態開始要走下坡。在第三幕第二景有名的“暴風雨”一景時，此時的李爾在精神狀態、

身體情況都近乎崩潰的邊緣，觀眾看到舞臺上的李爾正哭喊著：「上天垂憐！」此舞臺上所呈現的暴風雨，也對應著李爾內心澎湃不已、瀕臨崩潰的精神風暴。李爾的受苦被放置在舞臺的最高處，這個位置也凸顯加強了李爾的受難、無助、與被丟棄的孤苦無依。

王生善用現代劇場觀念來詮釋經典莎劇，像是利用燈光凝聚舞臺焦點，利用燈光隔離出一塊獨立的舞臺表演區，利用燈光做為分幕功能。還有，王生善讓演員走出鏡框舞臺的限制，並且走入觀眾席和觀眾打成一片，以求營造觀眾的舞臺幻覺，並且認為發生在觀眾眼前的這些情節都是「真的」，這些現代劇場觀念，在當時都還是創舉。像是利用燈光做為分幕功能，對當時傳統的表演舞臺而言，都是一大突破。不規則形狀的舞臺設計，被用來對照劇中人物剛乃綺和瑞根不合乎人性的惡毒陰險，都是導演的精心設計。

這時期的觀眾焦點仍是放在幾個主要角色身上。因此當白髮蒼蒼的李爾出現在舞臺上時，李爾受苦的形象立即獲得觀眾的憐憫與認同，柯底里亞的孝順更是令在場觀眾十分感動。全劇瀰漫著一股令人感傷且又詩意般的氣氛。邪惡的剛乃綺、瑞根和愛德蒙簡直是披著人類外殼的衣冠禽獸，觀眾學得了這樣的教訓——有些人原來是「狼披羊皮」。觀眾同李爾在「暴風雨」一景受苦，導演要觀眾同李爾一起成長，直到學到、體認到生命的真諦。王生善的《李爾王》一劇的教訓是——父親不應該溺愛子女，子女應該盡到孝道。此外，導演王生善的孝行，更是被津津樂道，與《李爾

王》一劇中所要宣揚的孝道思想交相輝映。導演王生善的母親中風之後，一直臥病在床十八年之久，在母親臥病在床期間，王教授從不雇用專職護士照顧其母，而是躬親侍母達十八年之久，不發任何怨言。

《李爾王》演出後相當受到肯定，一般咸認為是相當具水準的校園演出。導演和演員的表現基本上相當忠於原劇，導演和演員的詮釋也力求傳達莎劇精神，這些努力與企圖也都在演出時表達出來。

七〇年代王生善教授所率領的文化大學戲劇系的學生搬演莎劇的成就，在開拓當時國內戲劇界的視野，是有其正面意義與貢獻。透過莎劇的賞析與排演，不但戲劇大師風範得以親炙，長時間的排演，更有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教育與啟發的雙重功能，這些影響對於臺灣當時的戲劇界必然有一定的影響。

